

灵魂出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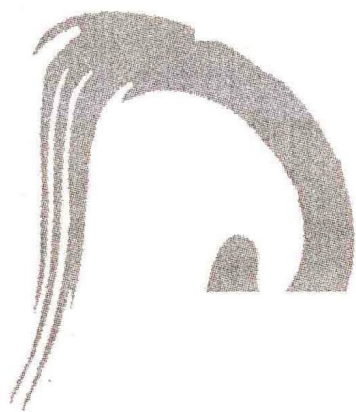
鄢 然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灵魂出窍

鄢 然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年8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魂出窍/鄢然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8
ISBN 7-220-05001-1

I. 灵... II. 鄢...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1340 号

NING HUN CHU QIAO

灵魂出窍

鄢 然 著

责任编辑	邓洪平
封面设计	李积利
技术设计	古 蓉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网 址	http://www.bookssss.com
	E-mail: scmcbf @ 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6679239
印 刷	成都印刷一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50 千
插 页	1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220-05001-1/I·752
定 价	19.00 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这是女作家鄯然的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共辑入她从1986年以来创作的小说佳作15篇。

鄯然本名鄯玉兰，1959年9月出生于昆明，在成都长大。1982年大学毕业进藏，在西藏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工作。1990年调入成都出版社工作。1996年成都出版社撤销后，被聘到《华西都市报》当记者，其间辍笔写小说达4年之久。现为《四川戏剧》副编审。1999年10月重新开始写作，《白面具中拉姆的情爱之灵》、《相遇在雪域》即是1999年底完成的两篇新作。

本集《灵魂出窍》除《虚像》、《夜过泥巴山》外，其余都是西藏题材的小说，描写西藏各类人物的生活。鄯然的西藏题材的小说，彰显着属于她自己的艺术风骨，如同冰天雪地中的一枝腊梅，冷艳里透露出一种不可避却的大气。其作品曾被收入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新小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聆听西藏》、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西藏岁月》等书中。此外译著有《西藏民间故事：历史名人的传说》等书出版。

关注鄢然和她的小说选 《灵魂出窍》(序)

栗原小荻

关注鄢然

这是我的喊声吗？我几乎为我自己突如其来的喊声惊了一跳。暂且就这样说吧：此是本论者较之个人化的倡言，故然还来不及多余地推敲，也压根儿不奢望具有什么号召力，抑或说强迫别人来认同。因为，我历来就反对代表别人的意见，换言之，也反对别人代表我的思想。然而，一个直指鄢然的严肃的论题，可能最终得由人们摆了出来。

谁是鄢然

会有人，或者已经开始有人回应了。并还有强烈地追问而至：何以要给予关注？问得好！我以为，这同样也是读者诸君（包括专家学者）的一种顺理成章的认知愿望。我很珍视这种愿望的善意动机，并对与之所要尽的义务和所要做的工作是明白无误的。即：

关注鄢然和她的小说选《灵魂出窍》(序)



必须对郅然其人其文给出符合实情的理解与评估。我深知，这是我的责任。

郅然无关紧要的与至关重要的

是啊，何以要关注郅然。

有人似乎要揶揄道：郅然是“当红”小说家么？郅然是“热门”小说家么？的确，翻开郅然的小说创作履历，我们真还找不出她曾几何时“红过”与“热过”的辉煌材料。但是，正因如此，我们不妨理直气壮地反问一句：对于一个年轻的、真正具有创作潜力的当代小说家来说，这很紧要吗？同时，我们又能不能冷静地全面考察一下郅然的小说创作风尚呢？相信这会令读者诸君茅塞顿开的。

首先，我们勿须回避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现状：郅然作为小说家，或小说家作为的郅然，此前，为我们提供的视焦确乎是“平淡”得有点出奇。这种显然属于表层类的“平淡”，根据本论者的初步观察和分析，大抵可从两个方面来概括：其一，或许出自于郅然本身不太注重经营刻意的喧哗，不像某些当代小说家那样热衷“自我推销”之道；其二，或许因囿于郅然的本文思想、题材、技法等等的严肃性与前沿性所导致，难以被具有一定文化市场主宰力的各类炒家看好。

基于此，我们如果单用世俗的眼光来扫描郅然，把她放到整个中国当代小说界及阅读界来辨认的话：自然而然，她的小说家形象的确不够清晰，她的小说

家声名的确不够响亮，她的小说影响覆盖面也的确不够广大。尽管，她的小说写作生涯始于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迄今仍然锲而不舍（虽然其间迫于生计，也曾辍笔过四年）；尽管，她在《西藏文学》、《青年作家》、《红岩》、《西南军事文学》等文学媒体发表过相当数量的中、短篇；尽管，在她生活过8年之久的藏区，尤其是雪域文化人圈里，也并非就毫无影响，但因她不深谙“文学外部”的功夫，亦不能识时地挺立于所谓的“文学潮头”（包括所谓的各种“小说流派”）。试想，这对鄙然而论，不能不说多少总有点儿“悲哀”。其实，这种“悲哀”的根子原本是扎在媚俗者身上的，鄙然无疑只能被算做是一个不自觉的受害者。

进而言之，在这个精神熵值化、物质贪欲化的镀金时代，高层次的读者（欣赏家）也罢，低层次的读者（休闲人）也罢，其文学感观对“受害者”的深度理解与高尚情趣，似乎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灵敏度和洞悉力。追逐表面的虚荣与崇尚语言的浅薄，成了一种所谓的“先锋”时髦，一些伪劣的文化偶像和文学语言的垃圾，占满了文坛的滩头与图书的行榜。所以，鄙然的可贵之处便就是她的可悲之处。

在我看来，鄙然对小说本文的忠诚，远远超乎于俗世的物性。她对小说艺术的孜孜不倦地追求精神，从不因世事的变迁而随波逐流，显得有一种看似不合时宜的“书卷气”；这与她的小说本文所具有的探索特质及其意义，又恰然彰显出方法上的鲜明对比，形成了一种文学行为与文学本体的错位。亦是说，她的运





作方式是“保守”的，而她的探索实体是“进张”的。

我想，对于任何一个具备了可塑性的小说家来说，构成此种“错位”的现象，或许正是常态的、必要的；溶入整个文学事业的建筑，不啻更是不可或缺的助益。鄢然岂能例外？所以，我竭力呼吁关注鄢然，总有着她的重要的一面。大家耐心点再往下看，本文继续深入讨论鄢然。

鄢然趋向走出脂粉小说的泥淖

当我们饶有兴致地来检视鄢然的小说创作阵式时，最好可别忘了还是先顺道环视一下与之同类（仅指性别）的小说生态背景。无疑，它将有助于我们对鄢然的确切认识。

不知读者诸君是否发现这样一种十分怪诞的现象：倘与 20 世纪 80 年代纯粹靠其艺术才华和创作激情问鼎中国文坛的、一批在小说领域里或多或少有所建树的、被专家和受众共同认可的女性小说家们相比，譬如戴厚英、霍达、王安忆、张洁、陆星儿、铁凝等等；世纪之交期间云里雾里或莫名其妙地闯入中国文坛的，一批染指小说写作的更为年轻的女性作者，却大多是些仰仗人本性别的某种众所周知的优势，运用文学外部的社交伎俩和商业包装而活跃。要么便是纯粹以渲泄男女隐私生活的情趣、挑逗受众为乐的小说文本而领其风骚的。

显然，前者的态势是以结合整个社会的命运，把握整个人生的命脉，揭示整个生活的真谛，启迪整个

受众的良知，为其小说创作的基调的。目的在于丰富小说艺术的内涵，扩大审美的享受资源，从而体现出一种高贵的小说品质；后者则着力于对小说艺术进行解构，甚至全然抛弃，不惜违背小说的审美法则，直接裸露个人化的私情、私语、私欲、私念，突出脂粉意识的诱惑力，消除文学思想的传导性，主要迎合极其浅薄的受众。目的只在于单纯的名利双收，体现出一种低俗的小说姿态。

可是，对于后者的弱质，文学评论界竟然有人把她们奉为“后现代主义”或“新写实主义”类的所谓“先锋小说”。实际上，这对某些评论者来说，若不是出于无知，亦便是出于昧良。或许正因为这些“无知理论”的误导，“脂粉小说”的写作，即才成为世纪之交女性小说作者（当然，还包括部分男性作者的“女性化”写作）队伍中的一种渐以普遍的消极倾向。如此下去，势必成为一种不可自拔的小说泥淖。

经我研阅所知，当下一些当红的女性小说作者连起码的生活阅历和写作功底也没有具备，小说的语言结构以及文学的基本知识也了解甚少，更谈不上有什么文学思想；仅凭一点很女孩儿气的小感小觉、小情小调、小恩小怨、小悲小喜，就在那里操刀捉笔，要弄什么小说技法来着。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这样的东西也配与小说并列书架，岂不是硬要把小说逼到“死胡同”里去？

我个人认为，小说肤浅到了谁都可以写的程度，小说家的存在还有何意义？好在不全都如此。比如说，郅然对“脂粉小说”的逃离，就是很令人可喜的一例。





同样是置身于历时（20 世纪 80 年代）与共时（世纪之交的当下）中的女性小说家，鄯然的小说作为，则分明地彰显着属于她自己的艺术风骨，如同冰天雪地中的一枝腊梅，冷艳里透露出一种不可避却的大气，不管你驻足欣赏也罢，不管你熟视无睹也罢，她都照常生机勃勃地盛开着。

我们对她创作与发表的《灵魂出窍》、《白面具中拉姆的情爱之灵》、《意外》、《汉女和穿藏袍的藏北汉子》、《走向墨脱》、《此情悠悠》等等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的解读后，定会体味到鄯然小说的基本特色。在这节里，我暂且归纳两点：

I 可能与鄯然起步时的那种人文气氛有着不可分割的创作指谓关联，她的小说除开题材上具有一定的特指外（如主要描写西藏各类人物的生活），文学思想所具有的深刻性和执著的艺术追求精神，或隐或显地保留着 20 世纪 80 年代成名女性小说家们才能拥有的那种优秀品质。中篇小说《意外》在此方面尤具代表性，成功点亦有不少。比如主人公之一的“C 君”的形象塑造就很符合生活与艺术的双重真实，故事的结构和时空的跨度都处理得极具水平，且有浓厚的文化感和鲜明的历史感，涉及面的宗教知识也是到了位的。其作品的分量自不待细说。

II 鄯然的小说尽管主题是庄重的，意蕴是高雅的，语言也是严肃的，但字里行间却又闪烁着一种“妖冶之光”。我在想，这是否正是她的小说魅力所包含的“迷人之处”呢？这种“迷人之处”主要表现在她的小说溢出一种无意识的意识形态，好像世界（当

然是外部的)只是活动在她的“第三只眼睛”中。她酷爱不断地变幻着她笔下人物的生存姿势,而第一个“出场者”(小说中的某个主人公)则始终少不了“我”。这个“我”可非我,可是我,可似与不似我,既无处不在,又无处隐身。有关这个“我”的语言风格同样也是在不断地转换着的,有时凌厉尖刻,如《灵魂出窍》、《汉女和穿藏袍的藏北汉子》、《因为你是女人》中的语状;有时温馨柔和,如《意外》、《白面具中拉姆的情爱之灵》、《相遇在雪域》里的语状;等等,均可足见一斑而窥全豹。仿佛在迪吧厅跳舞、喝酒、交心。

鄙然努力挖掘人性本质的多维

关于人性本质的探索,尤其是文学作品如何真实地反映人性本质的问题,古今中外学界一直都未休止过讨论与纷争。东方学者或研究东方学的学者较为倾向于认同“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相反,西方学者或研究西方学的学者较为倾向于认同“人之始,性本恶”的理念。所以,东方便有《西游记》这样典型的作品释义,西方则又有《恶之花》这样典型的作品为证。

其实,依我之见:二者都不谋而合地犯了一个共同性的常识错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他们的认知渠道如出一辙,大都停留在社会的或集团的道德指谓的层面上。殊不知一定的“道德”则具有一定的“属性”,不可能真正地反映出人性的原汁和虚象。具体而



论，二者都从根本上无视了置身现实生活中的人类、天然的“善恶同源”的人性之质。再进言之，我们对人性的考察和揭示，比较正确的方式是：应当建立一种置“一切”的“规范”于“度外”的思维机制，方能得出可解、可信、可行的学术结果。

假设我们不妨照此更加深入地探究下去，就会活灵活现地瞧见人性的本质肯定属于不可预知的“动态”，绝非我们按限定的或按现象的道德指谓上的“静态”。亦是说，人性的本质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东、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善恶观”，都是不符科学精神的人为伦理。严格地说，人性的本质仅是一种“物质与精神”、“欲望与局限”、“对抗与互赖”的“复合体”关系。此是人类生命铺垫出的最为彻底的生长线路。

梳理和揭示这种“复合体关系”的生长进行时的多维状态，恰好正是文学作家、文学功能、文学作品的天然禀赋，也是衡量其文学品质高与低的重要砝码。小说创作尤能说明这个问题。

此时此刻，我就要提醒读者诸君了：你们若能稍微细心些，就会从鄙然的小说创作中或多或少领略到这种前沿性的思维程式，无论是源于她的自觉，还是源于她的潜因，这对小说艺术而言，都是值得欣赏和推崇的。但考虑到诸种因素和篇幅所限，眼下尚不便投入大量的论述，我仅在此向你们做点示意工作，或谓之走马观花的导游吧，主要的思考和见识，还在于你们自己的咀嚼。

好！接下来，你们请看：

《灵魂出窍》绝非耸人听闻，但也绝非无足轻重。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和女人的故事世界。男人是作为自然的权利和自然的力量而雄踞人类生活的疆域，女人则是作为一个充满矛盾的不可捉摸的生命现象而存在的。作者郅然又是通过神秘莫测的“我”与具体可感的女主人公拉姆（自取男子藏名“多吉”）的二重轮番叙述，来展示藏北这一特殊环境中的人物生存状态的重大命题。究竟是“灵魂出窍”，还是“灵魂所归”呢？……

《白面具中拉姆的情爱之灵》你不可不读呵！然而这个藏族女子拉姆已非《灵魂出窍》中的那个“拉姆”。这个拉姆更具现实生活中的品位较高的“另类女性”。她的故事充分展示了现代社会女性的生存意识和追求向度，对自身生存、生活的选择权利，做出了耐人寻味的方式……

物质与精神到底谁重要？迄今有人思考不断，迄今有人尚未得出结果。倘若太感性了，其结论未免产生太草率之嫌，可能经受不住实践和时间的考验；倘若太理性了，其结论又未免会有累赘之意，可能经受不住生命和岁月的证实。我建议人们姑且折衷一下，看看郅然在《汉女和穿藏袍的藏北汉子》、《意外》中是如何处理的。怎么样？

最后，也非常欢迎读者诸君与小说家郅然相互牵手，抽空一起《重返拉萨》，藉此《画圆》。

2000年3月16~20日于成都玉林寒宅



目 录

关注鄢然和她的小说选《灵魂出窍》(序)	(1)
灵魂出窍	(1)
白面具中拉姆的情爱之灵	(32)
汉女和穿藏袍的藏北汉子	(42)
意外	(70)
走向墨脱	(106)
因为你是女人	(137)
重返拉萨	(174)
草原轶事	(209)
不仅仅是挽歌	(223)
圣山之恋	(240)
夜过泥巴山	(250)
虚像	(264)
此情悠悠	(286)
相遇在雪域	(299)
画圆	(313)



灵魂出窍

她就这么走了，沿着姐姐出嫁时离去的路。剩下我孤孤单单站在木桥上，吃力地搜寻着在灰蒙蒙的天际移动的小红点，直到它融入一片灰色。

可怜的人儿。

我叹口气，对着空荡荡的草原和留下拉巴卓玛足迹的土路。路面是褐色的，随草原拉向远方。我盯紧了它，却不见尽头。它那么长，那么深，曲曲坎坎没有止境，这就是她们的路。我不想憎恶它，尽管她们总是沿着它走出去。我更不能责怪它，谁叫我们村要在淡水湖附近。那木错是淡水湖，这可是县长到我们村告诉我们的新名词儿。县长说，我们应该自豪，因为地球上就只有我们村离国家最大并且还在世界上很出名的淡水湖最近。我和大伙儿都觉得县长的话有些怪，叫人糊里糊涂摸不着脑瓜，我们不明白这有什么值得自豪的。我倒希望我们离拉萨更近。不是不喜欢草原。这样我们便能常看电影，也可以听到收音机里的说话而不是嗡嗡怪叫的杂音了。就因为在淡水湖，村长家那个上面有一只熊猫图案的收音机才怎么也派





不上用场。村长一个劲地对大伙儿说，他在拉萨买它时它是好好的，它不仅讲话还会唱歌。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反正这只神秘的收音机同县长的话一样使人费解。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的那木错真够味儿，同我们村的姑娘一样，只可惜她们生错了地方。

我们村的人过去差不多都是差巴。我们这里以前有的人家兄弟间喜欢娶一个姑娘做妻子，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发家致富，保证家中的财产不往外流。于是，本来像天仙一样美的姑娘在这也就不珍贵了。那些没男人要的姑娘，只能远嫁他乡。

她们总是沿着这条路走出去，以后再也不会回来。拉巴卓玛也这样去了。

我扬起了头，天像海子那木错。离群的孤雁，我突然这么想。

那么，那么如果我戴上鲜艳的头巾，穿上新崭崭的皮袍，像她们那样……

哦，菩萨保佑。

我哈哈大笑起来，直到笑出了眼泪。心里头感到一阵舒畅，最近几天来一直没有过的舒畅，才用手摸了摸挂在腰间的佩刀，挺起胸，迈出大步向木桥的尽头走去。

我确实想走到那些乱蹦乱跳的牛羊身边，像往常一样，将它们赶到我们常去的地方。这些不听话的乖乖，让我又恨又爱，就像那些个吱哩哇拉嚎叫的蠢娘们。

但不知怎么搞的，我却走到了小河边，站在那出神地看着河水缓缓向前流动。水很清，像一面镜子，

把在河底游来游去的小鱼和微微晃动的花色卵石照得清清楚楚。一条灰色的小鱼调皮地在那卵石间窜个不停，逗得我心里痒痒的。我的大脑如鱼儿一般跃动着。一种几天里一直模糊不清的渴望突然变得清透了，犹如眼前的流水。

于是我在河边跪了下来，紧张得闭上了双眼。我知道自己无法抵御河水的诱惑了，同时觉得自己很是卑劣。整整过了十年，我竟会在今天撕毁自己的誓言！不是我不知道自己的样子，尽管他在我来说又会是陌生的。正因为如此，整整十年里我从来没有从镜子里见过我自己。这不等于我不喜欢自己。当我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我最爱照镜子。天底下只有女人爱照镜子，我是个男人。

我不是个好男人。好男人绝不会像我这么没出息。糟就糟在这些天里我总是心慌意乱、厌烦透顶。阿妈的去世都没有像现在带给我如此的震动，我不能再平心静气地生活，我并且感受到了生活的苦涩。难道、难道就因为拉巴卓玛的出嫁造成了这一切？

罪过，实在是罪过！

好在河水究竟不是镜子。佛主保佑，我才不想开脱自己！

我决定睁开眼睛。

一个道地的、面孔清秀的草原汉子惊愕地盯住我。我不信，晃了晃头。谁知他也对我摆脑袋，盘在头上的红穗竟随着水纹波动。我有些生气，不知是因了他还是我。我随手捡起一块石子对准他掷去，他消失在逐渐扩散的圆形水浪里。我弄不清自己的心情这会儿

